

2 1 1 9  
Chinese Fiction

STAPLES

# 漁魚翅

— 恩里奇 舍巴 — (1898)

菲立浦有一个糊模糊的感觉，以为震身欲聳的鬮鏢声迫害他，好像一條头晕眼花的鱼在雾里的水中。他还没有完成醒过来，依稀地看睡在他旁边的妻子在床上轉側着。接着他睜开了眼睛，在看斗一线曙光降在门楣上，像一條金色的繩索時，他赤着双脚跳斗地上，他在床头的一个木箱里暗中摸索地找寻他的襯衫和袜，之後他穿上一对缺乏繩带的鞋，带上一顶肮脏的便帽。再從襯衣的口袋里把洋火掏出来，燃着了那盞火油灯。

一种与潮湿汗酸与貧困而造成的刺鼻的酸臭气氛窒息着这个房间，菲立浦回轉身来。他的眼睛模糊的，心不在焉地落在他妻子的身上，她俯伏着，头埋在交叠着的两臂之间。盖着半张低棉纱的褪了色和缝补过的蓝色床罩，露出了一條小腿，一隻蒼蝇飞翔了一回绕之後落在那小腿上。在她旁边躺着一个刚生出的嬰孩，两脛小腿交叠着，两隻小手臂放在胸前，这姿势就像还在胎盤中。其他的三个孩子挤在一张单人的铁床上，前面排列着三張破椅，用来防備他们会跌在地上。其中有一个在轉动后，发出含糊的



低吟，薛之浦以他那粗糙的手，用使人难以置信的轻盈来按摩着他的股部，并低声歌唱着。那孩子长吁了一口气，随着又入睡了。

这个院子开始有人起来，这就是一天的清晨。听到了一扇铁门给大力推开着，发出摩擦引起的吱嘎声。之后，在远处一辆电车发出沉闷的破轧之声。同一时间，跟着响起了一个发动机的嘶哑声和刺耳的号角声。一个男人浓重的咳嗽，和放牧那笨重的唾痰声。在关闭了的门缝透进了清脆的木板的鞋之音响。一个孩子的声音愉快地和一个男人对答着；那孩子像欢天喜地地发出赞赏的笑语：“爸，看呀，你看那隻母狗怎样围绕着你呀。”

薛之浦拿了一个满装着钓鱼用具的筐——那些鱼丝，鱼钩，铅锤，一个装水的罐子，——他把它挟在臂下。向那些睡在铁床上酣睡着的孩子们投下最后一瞥，便出门去了。

在院子的门口跟一个老妇人招呼，她是个敲锤老妇，满面皱纹和憔悴的脸孔。这几乎祇是一个女人的影子。

“甘波罗斯奥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那老妇人在那鬼脸的脸上表现出凄凉：

“沉重呀，我的孩子非常沉重呀。因身患很危险了，”



昨天晚上菲立浦去救急局找过医生，但是不称意来，因他  
说不知什么病，也不因他出事，但今早会有另一个医生来  
好，我在这正等着他呢。我相信我的孩子是死定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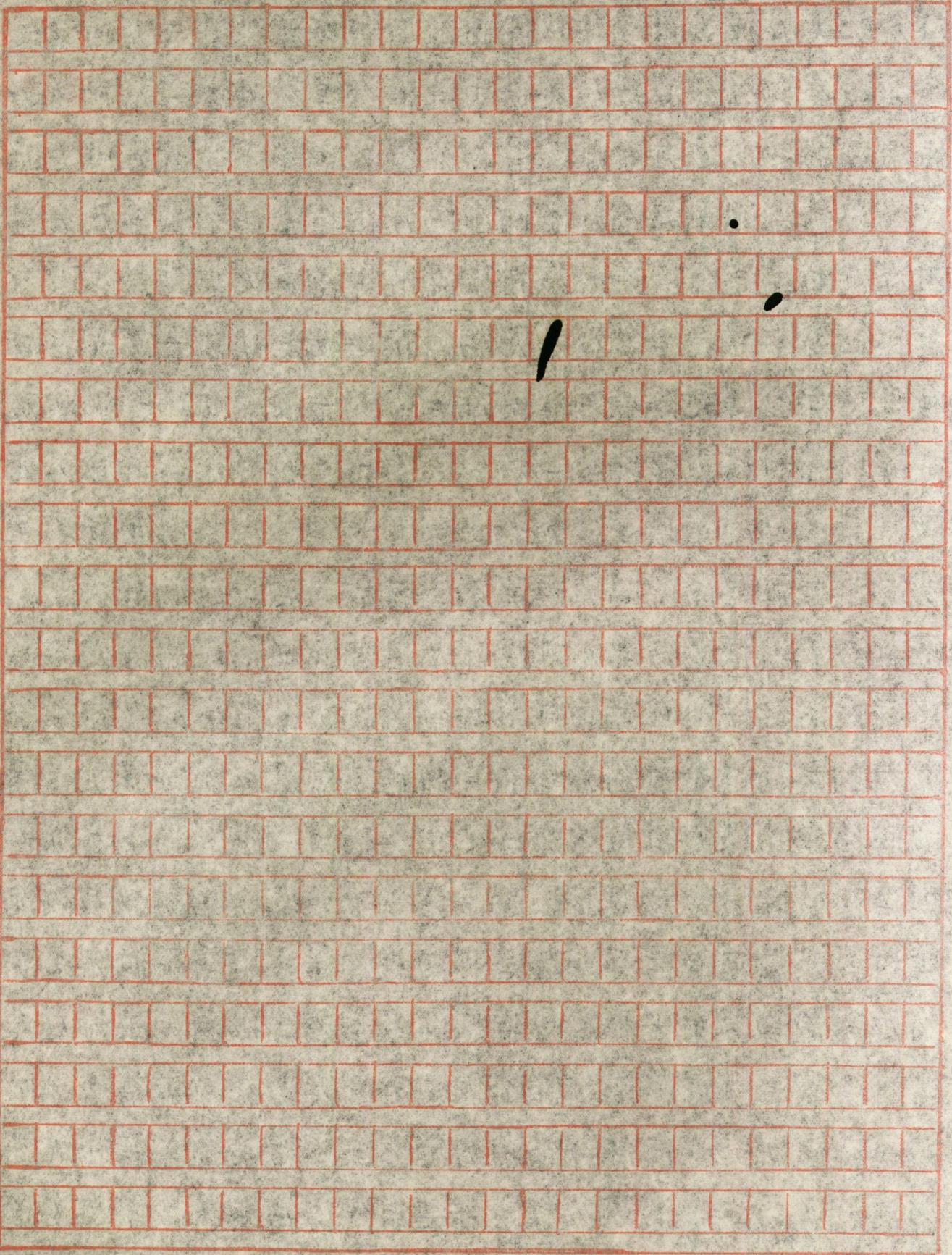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谁都不会知道的。也许他会好的，而我们大家  
都相信有死亡的一天。”菲立浦向那老妇人安慰着。

但是搏斗死亡，便使他的思想模糊起来。在车上跌  
时，他突然地记忆起前天下午荒生的事件。由于一种煽动  
和挑拨的引动，而使他一个最和平而宁静的人变成杀人者  
而产生悲剧的结果。那问题是为了一些鱼翅而来的。长  
久以来，菲立浦正如那尖角和白屋的渔人一样，喜爱钓那  
些被统制的渣鱼。共和国总统有一条法令，把捕这类鱼的  
专利权给予一间渔业公司，那家公司由于自己不能捕鱼，  
便企图不占平地剥削那些独立的渔人。截至那时为止，捕  
捉渣鱼，是沿海无数贫穷的人靠一直赖以生存的。在山下  
的一个里州商人把渣鱼的翅和尾买来厚皮及腌製，以便运  
去加利福尼亚的三藩市，这是因燕窩和鳐鱼羹一样，是中  
国人最名贵的美食。每对鱼翅他的市价两块钱，这对渔民  
的来说是大宗的财富。这条鱼还有其它部份：那脊骨可以  
製成和象牙一样漂亮的钮；那些牙齿，可充作符籙以抵抗  
邪魔；那头颅，解剖以后，可以卖给美国的造器做“纪念

第

十

第



品”的。

这里，鱼价意外地有了那该诅咒的巧合，就像一架提  
 情机似向把中国商人推出这贸易之外。否则这了情面之时  
 ，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而根据，似乎不很是很好的。渔鱼公  
 司的代理人到了渔港给于渔民们的一项诺言，那些渔民不  
 能过当地估价内容，以该诺言是合理的。他们购买渔鱼时  
 根据大小来估价值的。那些人问价说这是末的漂亮，渔民的  
 很快而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，而且还常有感谢之意。但是  
 是不久便证明是被欺骗了，那了情并不如那些公司代理人  
 所描绘的一样，多了一条“出”（译出按：这是指一条渔鱼  
 而言）付价一元，它必须大过通常的尺度。而且，在购买  
 时，那渔鱼必须是完整无缺的，不能够缺少一条尾，亦不  
 能欠一块翅，甚至是一塊皮也不能缺少的。

那些渔民们知道被欺骗了，开始提出抗议，要求增加  
 给价钱。但是那公司不停在和他们游说，对他们提出恐吓  
 ，用总领事的命令作威胁，以监禁来威胁渔民。因此渔民  
 多暴地行使他们的权利。为了使那结合不受藐视，他们有  
 海港警察以供驱遣。那些警察受那公司一笔额外的报酬的  
 鼓励，其热心逮捕和捕渔鱼的渔民，较之逮捕海盗与走私  
 者尤甚。这结果是一个年可容忍的不公平，大其是公司



利用了鱈魚的全部，這不公平更形殘虐，公司將魚翅賣給中國人，魚骨賣給骨鈕廠，魚皮賣給皮革廠，魚肝製成一種絕佳的潤滑劑，在市場上交作鱈魚油零售。好像這一切還不夠，他們把小鱈魚醃鹹了——那是剛去世若干年期的——在“骨節的馬蛟撈魚”的標誌下出售。

他們所幹的一切，終於使漁民們不再捕鱈魚了。縱使是偶然釣上了時，在付了三、四毛錢的代價而交給公司之前，他們寧願殺死它，斬成几塊肉丟回海里去。

當然，菲立浦也模倣了他的同伴們一樣的行動。但是正如他所說的：“當那些事情結束的時候……”這在三天前已達到“高潮”了，他不會就得一條石斑，也沒有一條黑翅黃尾的西施爾，甚至連一條最壞的銀冠魚也沒有。

那條銀冠魚縱使是會有傳染毒病，總是下以從小餐館的老闆處贏得買主時。那些貪婪的老闆為了賺几文錢，願意冒險會受毒病的危險。

很快的，一條鱈魚圍着他的小艇打轉。是一條“平頭魚”，約有十五尺長，那些翅是大而潤的，像小艇的帆蓬一樣。菲立浦本能地開始運動那魚叉。但是立刻意識到必須停止捕捉鱈魚。他凝視着它，它像一條柔軟的，黑色的龐大軀軀。這真是一條大鱈魚。可能值多少錢？菲立浦估計着，

第

四

第

頁

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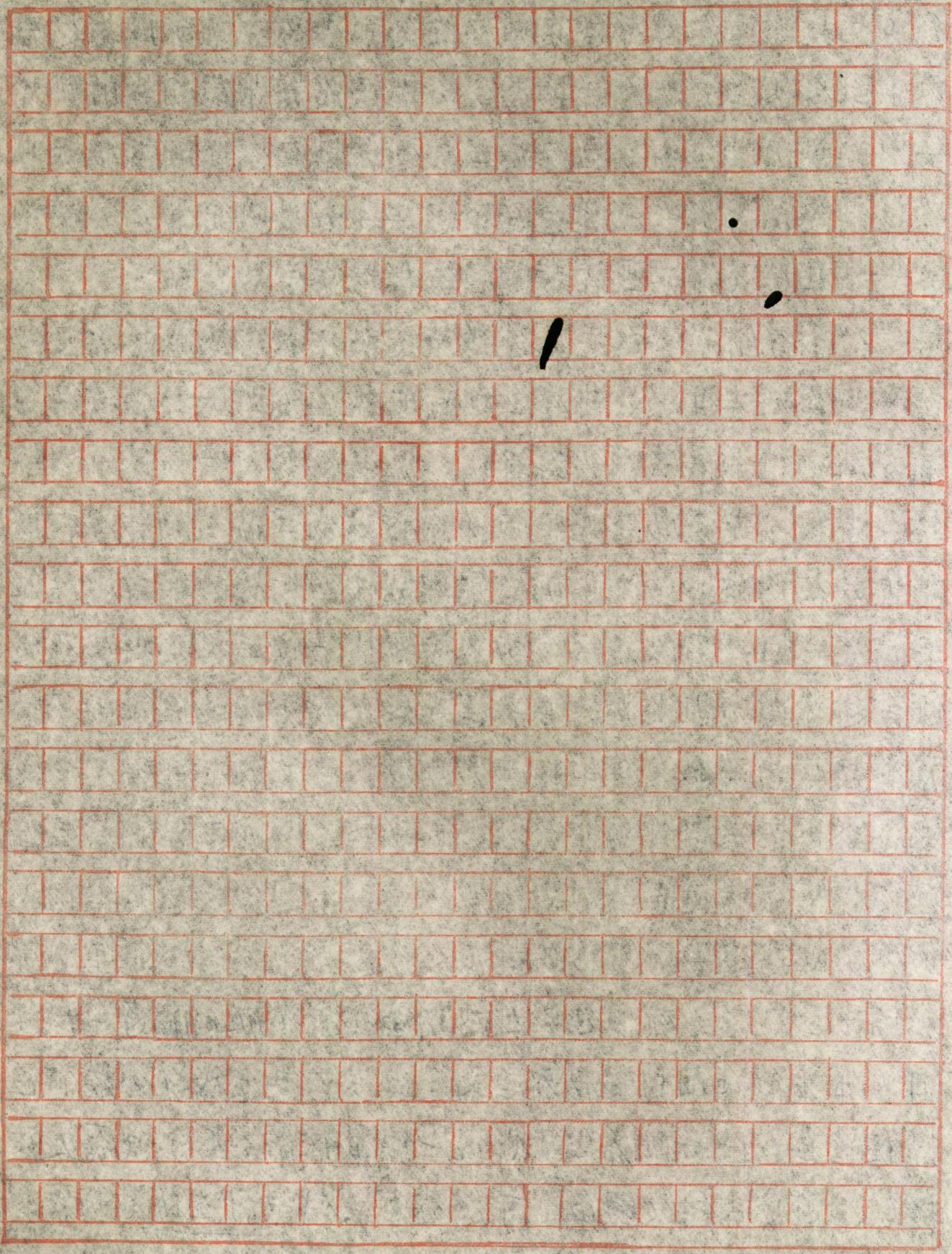
四

第

頁

第

四



在山下街的任何一个人，不必讲价就会给两块钱来买那鱼翅和尾的。事实上，在十分贫困的时候，偷慷慨地提供那两块钱，是在当领取的。两块钱给他那些饥饿的孩子，将会有三餐丰富的食粮了。但是，那警察？那鲨鱼公司的代理人们？在堤岸上那些狗腿子们是经常巡视着的，等待着那些西掉的渔船，是否带来鲨鱼或鱼翅的。有时他们只是把鱼没收，但有时却坚持要拘捕那些渔人也不会是奇事。此外，当然是他所周知的：在低级法庭上是不允许你辩说便遭受斗五元的罚款。不，~~因找不到~~因找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是犯不着的。真的，“不会因此致富。”但是两块钱，~~毕竟~~终究是两块钱。而且很可能在这一天里，他的妻子有巧妇难为无米炊之嘆的。钓鱼的结果几乎是近于一种疯狂的赌博，那运气并不是和你的努力成正比例的。一个人如果要倚赖鱼来上钓，那些鱼翅在那里只要一伸手便会取得了！好像在说，那是两块钱-----。

突然，菲立浦决定了，好么的两块钱就听定安排罢，怕什么鬼！为了寻鲨鱼的心，他在武装鱼叉的时候，迅速地向那贪饕的鲨鱼投下了些差不多变坏了的马槽黑鱼，两条白色的加拉美鱼，一条花鱼，这是船上所有的鱼餌了。那鲨鱼把脊上坚硬的翅露出水面，它的苍白色的肚子给



陽光照耀得閃閃發亮。它半開半閉着那几乎像鋼鐵般的咽喉，把那些魚一條一條的吞進去。當吃完了之後，它馴順地潛入水中，若干秒鐘以後，它起浮起則遊了船的尾部。

那魚又在菲立浦的準確的投擲下掉進了鱈魚的頸背，它在抖顫與痙攣中掙扎，它的尾部瘋狂地拍起一個漩渦的浪花，它的頭部遭受致命的好打撲，這足夠使它安靜下來。十五分鐘後，那些翅和尾已從它的軀幹被支解下來，它那殘缺的軀幹隨着沉向海底，~~像~~作為它的同類的食糧，像航駛過血色的水痕，一個沉默而迅速消逝的抗議。

菲立浦將一小段釣絲把那些魚翅和尾穿吊起來之後，便向海岸返棹。他迫切需要儘可能迅速地踏上堤岸，趕早去到中國人的區域找尋一個主顧，或許是阿陳，那廣東商店的老闆，可能和他達成一個協議，到了實在買不到鱈魚的時候，他會把魚翅交換一些食糧的。

突然間，不幸的命運到來了，那是裝滿在一件藍色制服中的。當菲立浦剛把船繫在那“死角”的時候，一種粗暴而刺耳的聲音突然叫起來：

“現在你是不能否認了；我親手把你人贓並獲。”

他在驚恐的心情中回過頭來，看見那警察望着那些魚翅，不懷好意地笑着。一陣間斷的沉默，那警察跟着說：



“我要把它拿去。”

他正弯下身去拿那些鱼翅。但是并没有拿到手，因为菲立浦把那抖颤的右手突然把鱼翅高举起来。

“这是我的，……我的……”他颤动着叫嚷着。

那警察给这意外的动作所震惊，使他在刹那间惶惑起来。但是立刻就有了反意，渴望在危急中挽回他的战杖：

“来啊，拿来这里，或者将你和你和鱼翅一起带去。”

菲立浦非常恶意的注视着他。这是一个难看的，瘦长而笨的身材。他的体格和他那响亮的声音恰成对照，他摆出了一付装腔作势的鬃鸡般的姿态。菲立浦不自觉地皱起眉头，头筋暴露的，在感斗他的肌肉有一种强有力的弹力时，心里在说：“那个样子是不堪一击的。”

这之间，在菲立浦和警察的四週，围绕着一一些为管闲事的人。

“把它给我，否则你会要後悔的。”

“给他罢！菲立浦。”一个有着铜褐色皮膚的老渔人用劝告的口吻向他暗示着。隨後又低声说：“但願他要看医生！”

菲立浦感斗那无数的凝视着他的眼光，像一个重担似的把他压倒下来。而他那人性的羞耻，和那不合理的自尊心



的反抗，那些旁观者的嘲讽的说话与冷笑，给予他一种苦  
恼，还有，他像一个在难以忍受的不合理的虐待下的牺牲  
者一样，这些都挑起了他的反抗。“要来的就让它来罢。”

“我在等着呢，究竟给我不给？”

那警察的暴燥和威胁，带着抖动的声音在压迫着。

“不给价也不给我。”菲立浦叫着，突然提出这个解  
决办法。他在摇摆着脑袋以后，把那些鱼翅投掷到海中。

那警察愤怒的颤抖起来，吆喝着要他一同到海港的区  
署去。但是，菲立浦一方面为了愤怒使他反常，一方面为  
了自尊心，拒绝了给他逮捕。那回遇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批  
测到那结果将是怎样。然而，倏停地一个陆军军官向这边  
走过来，用权威的口吻指示那警察不要暴燥，也劝菲立浦  
到区署去。

“还是去吧，那警察是要完成他的任务的。”

但是菲立浦指示抗议，他提出理由。那个警察似乎  
在华备虐待他。

“我不愿意去，如果他打我一棒……好！”他在吞  
吞吐吐的抖颤中，隐含着一个威胁。

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：他由子弹拘捕而不由  
那个警察拘捕。这个军人是一个似外的明白道理的人，也



同意了。那个警察~~只得~~只得答应这个解决办法，不过他显然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他确信在接受他完时会多少有损他的职权。在整个行程中，直至返回海港区署为止，他在咕囔着，发出威胁。且不时地懷恨着和愤怒地望着在後面走的菲立浦。

而现在，当他走向地岸的时候，菲立浦回忆起那里的一切。他想着如果那警察得不到满足，不，一定不会满足的，这就可能会招致。为了那塊不值錢的色翅而找尋麻煩，这不是他的買賣。

当他走到古巴街和瓜德里斯街之间的什貨店時，碰到了莫哥的父親，他曾和莫哥的囚一起出海，他向他詢及他。

“唔，已經在海那兒很久喇！”

突然間他加速了步伐，在轉向舊的“炮兵要塞”的釋灣時，他的眼睛充滿了地岸上那套白夢大的一套藍色制服的幻覺。“已經給釣絲纏着了——他在想——那應該是那個守衛人。”刹那間他想，回頭走路的念頭支配了他。他並不是有所害怕，在陸地上不怕任何一個人，在海上也怕風浪。凡是認識他的人，都相信他有勇氣，他不曾有過恐懼，不；“可是還是避急的較好。”但是那個曾經想逃



走的念头使他觉得可耻，他的脸上出现了羞耻的打栗，接着他坚决前进，他的神经紧张，~~甚至~~甚至步伐沉重而稳定，在心里不管一切的隐藏着他的期待与惶惑。

很短时间之仗，可以证明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。那个勇和他找事端的警察正在那里。他的步调和挑拨的态度，好像一只骄傲自大的公鸡。贡哥的船已泊在崖岸处，桅上张挂着的帆已卷收了。菲立浦走近他时，注意到警察正在偷看他。

“……那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”贡哥肯定地说，却继续和那警察谈话。

“无关紧要的事……？完全不是无关紧要的事！我是这里的公牛。看这个呀，只要第一次他对我行礼，我就要打他四棒子。”

菲立浦保心地感到那粗鲁威势的戏谑可恶，真想打他一下耳光，“为了让他打他几棒子。”但是他停止下来：

“朋友，让我安静罢，前天的事情不是已经够了吗？”

“安静？——他讽刺的口吻，尖锐得像一根钩吻一样——安静来自棍棒。你会知道什么是你所想不到而摩的事哩，前天那个少尉救了你——但是只要你第一次对我行礼，



就要打你四棒子。”

菲立浦仍以毅力强自控制着。对夏哥表示怨愤：

“看啊，这么早就倒霉了！”

那警察向他控诉着：

“现在你是到狱的，呀？为什么没有人来保护你呀！”

他的话是这末的轻视和嘲讥，菲立浦已经陷入疯狂了，跳起来说：

“为了保释我对抗你——往你这——”

那句话停在喉间，愤怒把他毁灭了。过了一分钟，这对他就像一个世纪。他要说话；但那狂怒塞着他的咽喉就像像一个死结一样。浓血凝结成一塊似的阻碍着他说话。接着，由于不能说出一句话，他得着一个哑的印像，他的沉默会被当做怯懦。这种想法使他感到如同他的颞骨遭受打击般。那凝结着的血从他的咽喉升上了眼睛，从眼睛升上了脑袋，盲目的、无声的愤怒，他举起拳头向那警察打去。

一声沉重的尖响爆炸声打破了这宁静的清晨。菲立浦不明白什么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感觉到很突然的被捕了：随即，他跌倒在海堤上，他的眼睛失望地凝视着天空。实际上他面对着透明的蓝色，他看到一片伸展而苍老如浮云，



“像一塊亮晶晶的貝殼”——他在想。非常清楚地回憶着，在他那貧困的童年用那美麗的貝殼來做裝飾品，他非常小心地在海上撿拾時，一些是潔白無瑕的，另一些是有着嬌艷的玫瑰色的，這些悅目的貝殼，他把它收藏在一個木箱裏，一個裝鞋和一切什物的木箱。“而現在我需要買雙鞋子給那些孩子了，他們是赤着腳在地上跑的。”這思想引起他回憶令人頭昏的一連串的印象，和那驚慌的爭執，那個魔鬼，決心於使他愉快。他打了他麼？一種難以言狀的鬆弛，令人愉快的疲倦，使他的肌肉鬆弛下來。一種難以表達的舒適使他睡着了。突然間他清楚地已在死亡之中。不是鬆懈的，亦不是舒適的，更不是疲倦，祇是那生命已在离去。他已在死亡中！要活下去！不能解死！不能該死！死了孩子怎麼辦？必須保護他的生命，那是他的孩子們的生命。用他的手，用他的腳，用他的牙來保護他。他需要叫喊，但他的口卻像啞了似的。啞了，他的口啞了，像是塞滿了泥土一樣！但是仍然沒有死去，仍然不曾死去！他感覺到他在他的孩子們的渴望，像是被拷打一般。看他們，突然是一瞬間的看到他們！他的孩子們。他的孩子們怎麼樣呢？他企圖把孩子們的影像具體化。他在此跑，它模糊不清，曇花一現的又消逝了。他听到遠處，並

